记忆中的哈达

■温 青

感 念

我在玉树抗震救灾中收到过许多条哈达。许多年来，那些洁白如雪、轻如云絮的哈达，常常飘逸在我的梦乡。其中有那么一条，至今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时光荏苒，它仿佛已渐渐朦胧了起来，可我总觉得，那上面仍萦绕着高原的风，和一个婴儿微弱却令人焦灼的呼吸。

我当时是玉树震后野战方舱医院的一名宣传干事。那年我40岁，随身带着两样东西：一台相机，一个卷了边的采访本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用镜头记录下医护人员在余震的摇晃和稀薄的氧气里，从死神手里抢夺生命的画面。而那个孩子的故事，成了我心底最滚烫也最柔软的记忆。

那是2010年6月24日的下午。玉树的风卷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，地震的创痕还一道道地横亘在大地上。我们的方舱医院像一只绿色的方舟，孤零零地停泊在满目疮痍的高原上。临近傍晚，我正在巡诊区拍一些日常救治的素材，忽然听见帐篷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藏语的呼喊。我掀开门帘，看见一个藏族汉子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和妻子跌跌撞撞地冲进来。他们的脸上全是汗水和尘土，嘴唇干裂，眼神里全是惊慌。我快步过去，掀开包裹孩子的氆氇。那一刻，我的手顿住了：那是怎样一个孩子啊！才三四个月大，肚子胀得像一面被吹到极限的皮鼓，皮肤被撑得透亮，细弱的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一样清晰可见。孩子叫尕玛次成昂江，此时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急促地喘着，小胸脯一起一伏。

我赶紧喊外科军医方军过来。方军从隔壁诊室跑过来，只看了一眼，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。他轻轻按了按孩子的腹部，孩子发出一声微弱的、像小猫一样的呜咽。更多战友闻讯赶来，他们围在一起快速地交换意见，结论出奇地一致：“肠套叠，已经引起梗阻，必须立即手术。”

我让翻译把这话讲给这对夫妇听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他们眼中的惊慌忽然变成了另一种东西——那是比面对余震更深的恐惧。母亲一把从我面前抢过孩子，紧紧地搂在怀里，父亲则拼命地摆手，嘴里反复说着什么。我虽然听不懂藏语，但我看得懂那个手势——不，不能。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解释，他们竟抱着孩子转身跑了。那身影踉踉跄跄，迅速消失在方舱外漫天尘土的公路上。

我本能地想追出去，刚跑两步，胸口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。高原反应毫不留情地绊住了我的脚步。我只能扶着门框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身影远去。翻译叹了口气说：“一听要手术，他们就很害怕。”

院长王志敏听到消息，比我们还急。他拍了一下桌子，茶杯盖都跳了起来：“追！说什么也要把孩子救回来！”我立刻跑回办公室，翻出州医院联系人的电话，一个接一个地打，辗转找到了能联系上那对夫妇的藏族医生。我一遍遍拨打着那个号码，电话里的“嘟嘟”声拖得很长。每一声，都像是孩子越来越微弱的心跳。终于接通了，我在电话里请他转告那对父母，要相信解放军一定能把孩子治好。

那几个小时，是我此生经历过最漫长的等待。天慢慢黑了。忽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方舱外响起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掀开门帘——那个叫尕荣其明的汉子，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来了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在高原的寒夜里，额头上的汗珠被灯光照得亮晶晶的。他喘着粗气，把孩子递过来。我看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交织着犹疑、恐惧，和一种下了极大决心之后的决绝。

我看了看方军，他已经转身，大步走进了手术室。我也换了无菌衣跟了进去，举着相机站在手术室一角——这是我的职责，我要记录下这场抢救。方军用手术刀划开孩子薄薄的腹腔。肠子果然套叠，呈黑紫色，像一截坏掉的橡皮管，腹腔里满是浑浊的脓液。方军后来说，再晚一两个小时，神仙也回天乏术了。

高原的夜，万籁俱寂。方舱里只有监护仪“滴滴”的声音。我透过取景框，看着他和助手小心翼翼地把那段坏死的肠道截除下来，然后，反复清洗腹腔，一针一针地细细缝合。缺氧让我的头昏昏沉沉，可我的眼睛一眨也不敢眨，盯着取景框里的那个小生命，盯着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波浪线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当最后一针缝完，方军直起腰来，我看到孩子原本发灰的小脸，居然有了一丝红润，像高原黎明前天边那一抹最淡的霞光。

手术成功了。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已悄然指向6月25日凌晨1点。

后来，尕玛次成昂江恢复得很好。这孩子像高原上的格桑花一样，给一点雨露，就能迎着太阳疯长。他吃得多了，小脸蛋开始有了高原孩子特有的那种红扑扑的颜色，哭声也越来越响亮。孩子出院那天，尕荣其明和他的妻子向我们捧上哈达。那条哈达，白得晃眼，像唐古拉山最高处未经人踩踏过的雪。他们一次次竖起大拇指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眼眶里闪着泪光。方军接过哈达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脸孔绷得很紧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我举起相机，想把这一刻永远留住，却发现取景框模糊了——原来自己的眼眶，也早就湿了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年的儿童节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差点凋零在2010年夏天的小生命。我总在想，如今的小尕玛应该已经长成策马驰骋的英俊少年了。他或许不记得那条命是从解放军叔叔的柳叶刀下“追”回来的，但他一定知道，他的生命里，融汇着父母的深爱和一群军人不抛弃不放弃的执着。

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，我想对尕玛，对天下所有的孩子说：愿你们的生命，能被爱和那些永不放弃的手，温柔而坚定地守护。愿你们平安长大，去拥抱这个虽有裂痕，却始终充满光亮的人间。

精短小说

那叔那婶『那虎』

■李 宏

在西南边陲大山深处，有一个哈尼族彝族聚居的小山寨，我们就居住在那个寨子里。我们眼里的世界，只有梯田、白云、山歌和通往花椒寨小学的山间小路。

我们的那叔叔，名叫那森，是解放军某部的一名战士。他的哨所就坐落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。

一个周末下午，天上打起响雷。我和波奴、普生、斗中，正在一棵形如巨伞的木棉树下躲雨。一个雄浑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：“小朋友，雷雨天在树下很危险，跟我去哨所避雨吧！”我们不约而同地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叔叔，如同一座大山般立在我们面前。他指着不远处的营房说：“我叫那森，那就是我们的哨所。”我们都将目光投向波奴。波奴是女生，年长我们半岁。她扑闪着大眼睛盯着那森叔叔说：“你们院子里那条狗可真吓人。”那森叔叔说：“它叫‘那虎’，是陪我一起执勤的警犬。‘那虎’在坏人面前勇猛如老虎，在好人面前则温顺可爱。”

我们跟随那森叔叔走进营区，“那虎”狂吠两声后即被呵斥住了。那森叔叔告诉我们，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通往阵地的地下电缆，每天还要步行十几公里巡逻一圈。普生问：“阵地是啥？”那森叔叔一脸神秘地说：“军事机密。”一边聊着天，他已经为我们熬好了红糖姜汤。那森叔叔说，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办好了随军手续，过几天就来团聚。

儿童节前，那森叔叔的儿子那家北正式转到了我们花椒寨小学。哥布校长得知那森叔叔入伍16年，独自一个人在大山深处执勤巡逻的事情后，当即邀请那森叔叔来学校为我们做一次“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志向，争当有抱负的优秀少年”主题报告。儿童节那天下午，那森叔叔来到学校。他穿一身军装礼服，胸前别着一排奖章，别提多威武了。

面对我们，那森叔叔一脸腼腆，恳请校长：“把主席台撤了吧，我跟孩子们围坐成一圈便于交流。”校长便指挥大家在小操场上围成一个半圆，那森叔叔和校长坐在靠近旗杆的地方。斗中悄声对那家北说：“你爸爸穿军装真帅，胸前那些奖章太耀眼了。长大了我也去当兵，也在胸前挂满奖章。”

作报告时，“那虎”一直蹲在那森叔叔身边，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一直在滴溜溜地扫视着操场的四周。那森叔叔说：“‘那虎’每天夜里站岗放哨，白天随我外出巡逻，它既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兵。”接着，他讲了一个故事。在一次巡逻中，“那虎”及时发现并勇猛扑向3名企图潜入军事坑道的不法分子。经过殊死搏斗，“那虎”协助他将3人全部擒获。报告会结束后，胆大的同学都近距离抚摸了“那虎”。那天放学路上，那家北加入了我们的行列，我们如同列队的士兵跟在那森叔叔身后，别提多神气了。

那场报告会之后，校长给部队发函，想与那森叔叔的哨所搞军民共建，并聘请那森叔叔做花椒寨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部队领导同意了，但由于那森叔叔每天都要巡查国防通信线路，还要检查阵地的警戒安全，与花椒寨小学的共建活动，实质上落到了刚随军的那婶肩上。每逢周五下午，那婶都会骑着电动车拉着流动图书箱来我们花椒寨小学，将图书摆放在乒乓球桌上供我们借阅，还给我们做阅读辅导。

8月的一天，那婶邀请我们到家里，一起给那家北过10岁生日。波奴将我们召集到寨子中央的大榕树下，商量给那家北送什么礼物。波奴说：“哨所门前有条小溪，我打算送一对小鸭子给家北。”斗中说：“爷爷刚给我做了一支葫芦笙，正好送给他。”普生在我们几个人里年龄最小，他犹豫一阵后说：“我最好的东西就是我爸给我做的弹弓了，家北一定也喜欢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我们带着礼物从寨子里出发了。那天的哨所可真热闹啊，那森叔叔腰里扎着围裙，跑前跑后忙碌着，俨然一个饭馆的大厨师。“那虎”一直温顺地穿梭在我们中间，任我们抚摸它光滑的皮毛。

转眼到了哈尼族最热闹的“十月年”。提前两三天，寨子里的大人们就开始杀猪、打糍粑，老人们擦干净三弦琴和铓鼓上的灰尘，小孩子们在寨中央的大榕树下荡起了秋千。“十月年”那天上午，波奴领着我们去迎接那森叔叔一家来寨子过节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只迎来了那家北和那婶。那婶告诉我们，前一晚那场暴雨造成通信线路阻断，那森叔叔一大早就领着“那虎”去抢修电缆了。那森叔叔最终没有缺席，篝火点燃、铓鼓敲响的时候，他领着“那虎”来到了大榕树下，与我们一起弹起三弦琴，跳起了左脚舞。

转眼到了第二年，梨花盛开的季节，波奴送给那家北的那对鸭子长大了，还孵出6只小鸭子。一个星期五下午，我们终于在哨所门前的小溪流里见到了那群毛茸茸的小家伙。正当我们欢呼雀跃的时候，那森叔叔冷不丁地宣布了一条令我们十分震惊的消息：他们一家人要轮岗到60公里外的哨所工作了，明天就出发。

我们都被那森叔叔宣布的消息惊住了。斗中牵着那家北的手问：“还能见到你们吗？我们还要陪你去田里抓泥鳅呢！”那婶抚摸着斗中的脑袋说：“如果你们好好学习，就一定能在三猛乡中学相见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们早早起床，带着花生、鸡蛋和波奴妈妈缝制的“鸡冠帽”赶到哨所，为那森叔叔一家送行，但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。哨所新调来的解放军叔叔从屋里抱出一个大纸箱交给波奴：“这些书和玩具都是那家北留给你们的。他说，等到再过‘十月年’时，还会来寨子里陪你们一起下田摸泥鳅、荡秋千。”

记 忆

红星闪闪

■韩 光

我7岁那年深冬的一个夜晚，村里放映露天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在看电影时，一个新奇的想法在我心中萌芽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兴奋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。他摸着我的小脑瓜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要是不把想法变成现实，那可就是吹牛喽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天边露出红霞，我还在因为怕冷而赖床，就听见父亲说：“你昨晚还说要当潘冬子，就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怕是当不成喽！”

不当潘冬子？那怎么行！我“噌”地从被窝里钻出来，利索地穿好衣服。洗脸时，冰凉的水让我直打哆嗦，但我咬牙坚持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父亲见了，无声地笑了。从那时起，潘冬子就成了父亲衡量我的标杆。

我贪玩忘记喂猪，父亲就会说：“潘冬子在你这个年纪都能跟胡汉三斗智斗勇了，你连喂猪都记不住？”我写作业磨蹭，父亲又会说：“潘冬子哪次耽误过事？”我虽然无奈，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只好红着脸保证“下不为例”。潘冬子这个戴着红星帽的小英雄形象，就这样悄然住进了我的心里。

腊月里，父母商量着置办年货。往年我最关心的永远是鞭炮，可那次，我拽着父亲的衣角，第一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：“我要一颗红星。”

父亲说：“行。不过，有了它，你可得更像潘冬子才行。”

我拍着小胸脯，信心满满地答应：“没问题。”

父亲真的给我买回了红星。它是用铁片制成的，正面涂着鲜红的油漆。我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小心翼翼地捧起红星，越看越喜欢。晚上睡觉时，我把红星用一块手绢包好，放在枕头底下。到了大年初一早晨，我特意把红星别在帽子上，神气十足地给长辈们拜年。

过了大年初五，我又把红星摘下来，用纸包好，放进自己的小书箱里。

小学三年级的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见去县城办事的父亲也回来了。还没等我开口，父亲就对我说：“我带回来了个宝贝，你可要好好看看！”说着，他从布兜里拿出一本书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：“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。”

捧着那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这是我的第一本课外书，我仔细地用牛皮纸为它包上了书皮。

“1934年，我7岁。”这是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的第一句话。巧合的是，我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时也是7岁。看着书中的潘冬子，我既觉得他了不起，又觉得他像我的熟人一样亲切。每天写完作业，我都会读上一阵子。

父亲常常让我讲书里的故事。最初我讲得颠三倒四，父亲就会严肃地说：“这样可不行，光看热闹，书就白读了。”后来我开始认真读书，不仅记住了情节，还记住了那些铿锵有力的句子。当我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潘冬子的故事时，父亲终于露出了赞许的神色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参军。临走前，我把那颗红星和书都带上了。父亲见了，欣慰地说：“成为军人，就戴上了真正的红星，可得苦练本领，让红星闪闪发光。”

在新兵班第一次班会上，班长让大家介绍个人经历。轮到我时，我拿出珍藏的红星和书，讲述它们的来历，最后说：“我会在红星的激励下，苦练杀敌本领。”

新兵生活结束后，我们配发了正式的领章和帽徽。戴上军帽的那一刻，我对着镜子看了又看。后来，我特意拍了一张照片寄回家，照片背面写着：“爸，我戴上真正的红星了。”父亲回信说：“你戴上帽徽的样子很精神，别让它沾半点灰尘。”

我当连队副指导员的第三年夏天，连队搬到新建成的楼房。在整理个人物品时，我突然发现那颗红星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所有箱子，甚至返回旧营房寻找，却一无所获，这让我失落了好几天。

探家时，我把红星丢失的事告诉了父亲。他平静地说：“你都当兵这么多年了，如果红星还没有长在心里，说明你的兵白当了。”

是啊，我最初拥有的那颗红星虽然丢了，但真正的红星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它融进了训练时挥洒的汗水，化作了任务中坚定的步伐，最终凝成了面临考验时我心中那个永不褪色的答案。

望着父亲的白发，我终于明白他话里的深意。我动情地对他说：“爸，你的意思我懂了，我会始终让长在心里的那颗红星闪闪发光。”

如今，我还精心保存着父亲当年送给我的那本《闪闪的红星》。纸张虽已发黄变脆，但每当我小心地捧起它时，父亲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。这时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兵之初的日子，精神头十足，浑身又有使不完的力气……

文学作品

海岛椰苗（油画） 周补田 作

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达维会师桥

（外一首）

■谢克强

那只手伸过来时
沃日河上的这座小木桥
在草鞋脚下晃了一下

这座小木桥很窄
只容得下两个人走过
因此，当两只手握在一起
桥下流水打着漩儿
观望着这一幕

一时间　手握在一起
你望着我　我望着你
相互打量的目光交织在一起
除了洋溢重逢的喜悦
更多的则是疲惫
这是历经风雨后
两支方面军的胜利会师
也是两股力量的汇集
由此　漫漫长征路
有了新的开始

这不　战旗在猎猎飘扬
似在高唱会师的欢歌
草鞋也沙沙作响
像在向新的进军宣誓
会师桥，见证了这一幕

弹 洞

山风缓缓吹来
拂过石壁上的弹洞
也吹醒红色的记忆

红四团突击队的勇士们
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向敌堡
弹雨呼啸
吓得敌堡战栗

如今　我千里来访腊子口
一条公路从峡谷穿过
已看不出当年战斗的险峻

幸有这留在石壁上的弹洞
在光与影的斑驳之间
让我默默寻思

是啊　纵然穿越岁月的长河
也无法从岩壁上的弹洞
寻觅一缕血痕

但这贮满记忆的弹洞
无疑是突破腊子口诗章中的
一个鲜明的印记

长征 第6712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